

六月二十六日，聯合國郵政管理局為澳門二〇二六專項世界集郵展覽發行「青花瓷」特別事件小全張，限量一萬四千份。三枚郵票，分別選自故宮博物院與澳門博物館的珍藏——明萬曆青花海馬折枝花果紋瓜棱瓶、青花漁樵耕讀盤以及明末清初青花軍持。票面之上，青花筆觸不僅勾勒出瓷器的溫潤質感，更將大三巴牌坊與周邊歷史城區的輪廓融入背景，方寸之間，濃縮了五百年的文明對話。

這套郵票的發行，並非偶然。聯合國郵政曾在二〇一八年為在澳門舉辦的亞洲國際集郵展覽發行「粵劇」小全張，如今再度選擇澳門作為主題，既彰顯了這座城市在國際文化交流中的特殊地位，也讓克拉克瓷——這一段被塵封的全球貿易史，重新進入公眾視野。克拉克一詞，源自十六至十七世紀歐洲人對葡萄牙航海大帆船的稱呼。那些滿載中國青花瓷器的商船，正是從澳門起航，經海路輻射日本、東南亞、印度、中東、東非，乃至歐洲與美洲。據澳門文物專家趙強介紹，甚至在美國加州北部米沃克印第安人遺址中，也出土了不少克拉克瓷殘片，當地原住民還將殘瓷改製為圓形飾品與刮削器，足見其流通範圍之廣。一張以澳門為樞紐的全球貿易網絡，就此鋪展開來。

回望十六世紀中葉，葡萄牙人獲准入居澳門，此後半個多世紀，葡萄牙基本壟斷了遠東航海貿易，澳門迅速成為其東方貿易的最大中轉港。中國瓷器作為這些航線中的主要貨物，尤以明萬曆時期大量生產的外銷瓷——克拉克瓷——最引人關注。在澳門龍嵩街以及聖保祿學院遺址等多個地點的考古發掘中，出土了大量克拉克瓷碎片，它們的胎質、釉色和紋飾與

景德鎮窯址出土的標本高度胞合，證實了澳門是當時外銷瓷的重要集散地。這些瓷片靜靜躺在澳門的泥土之下，無聲地證明澳門不僅是貿易通道上的一個節點，更是東西方物質文化交流的關鍵樞紐。

然而，澳門的意義遠不止於此。在澳門舉辦的一場論壇上，文物專家趙強曾提出一個耐人尋味的觀點：克拉克瓷的故事，揭示了澳門在十六至十七世紀全球化初期所扮演的制度創新角色。當時的澳門已形成多元族群商業共同體，葡萄牙人、中國商人，日本、東南亞及印度商人匯聚於此，逐步建立起以信用、契約、擔保為基礎的運行體系，配套的碼頭、倉儲、保險等設施也日趨完備。貿易不僅帶來貨物流動，更推動了法律與商業習慣的相互適應，可以說，澳門是早期全球化的「試驗田」。這種開放而有序的治理模式，使得瓷器貿易能夠高效運轉，也讓不同文明在碰撞中找到了共處之道。

從文化層面看，克拉克瓷的西傳，直接影響了歐洲的藝術趣味與日常生活。其獨特的開光裝飾、纏枝花卉和人物故事圖案，為歐洲洛可可風格注入了東方靈感。十八世紀德國邁森瓷廠、法國塞夫爾瓷廠紛紛模仿青花紋飾，歐洲上流社會以擁有中國瓷器為時尚，瓷製餐具逐步取代了傳統的木質與金屬器皿。與此同時，澳門本身也成為中西文化互鑒的現場——結合巴洛克風格與本地裝飾元素的大三巴牌坊，正是這種文化融合的建築印記；聖保祿學院的教堂壁畫中，亦出現了中國式的圖案。這些遺存說明，文化的輸入與輸出從來不是單向的，而是在澳門這座小城裏完成了雙向的滲透

與再生。

聯合國郵政此次以「青花瓷」為主題發行郵票，是對這段歷史的當代致敬。郵票雖小，卻承載着宏大的敘事。紐約版上的瓜棱瓶，線條圓潤、造型端莊，體現了萬曆時期官窑的典雅氣質；日內瓦版上的漁樵耕讀盤，以文人隱逸為主題，將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帶入歐洲的審美視野；維也納版上的軍持，產於福建，收藏於澳門博物館，其異域造型本是為適應伊斯蘭地區的淨手習俗而設計，卻又保留了中國青花的純淨藍白之色。三件文物，三種故事，共同講述了澳門如何將不同文明的需求與中國的工藝智慧銜接起來，成為名副其實的「文化轉譯者」。

回歸祖國二十多年來，澳門的文化身份從未像今天這樣清晰而自信。這座城市有着四百多年中西文化交融的歷史，她既保留了深厚的中華文化根基，又對世界其他文化抱有天然的開放與包容。從十六世紀開埠起，澳門就扮演著溝通中國與世界的橋樑角色。這種角色在「一帶一路」倡議深入推進的今天，更顯珍貴。克拉克瓷的歷史告訴我們，文明之間的互動並非零和博弈，而是可以相互借鑒、彼此成就。澳門的獨特經驗恰恰證明，不同民族、不同信仰可以在同一片土地上和睦相處，各美其美，美美與共——這正是中華文化巨大包容性的生動寫照。

今天，當我們注視這套聯合國發行的郵票，我們看到的絕不

僅是三件文物的藝術價值，更是一部濃縮的全球化早期史。從景德鎮的窯火，到澳門港口的萬國旗幟，再到歐洲宮廷的陳列櫃，克拉克瓷走過的路，就是澳門走過的路，也是中國與世界對話的路。這條路充滿了智慧的碰撞、利益的博弈，但最終沉澱下來的，是人類對美好生活的共同追求，以及對彼此文化的尊重與欣賞。

郵票是小的，歷史是大的。方寸之間，裝得下五百年的文明回響。聯合國郵政此次的選擇，既是對澳門文化價值的一次國際確認，也是對未來的一種期許——願澳門繼續發揮其中西文化交匯的獨特優勢，在當代全球化進程中，講述更多跨越山海、溝通心靈的故事。而作為一個長期生活在這座城市的人，我深信，澳門的文化能量遠未被充分釋放，她的歷史記憶將為我們提供源源不斷的靈感，去書寫新時代的文明對話篇章。



▲聯合國郵政為澳門郵展發行的「青花瓷」特別事件小全張。

定南雲台山(下)



人與事

劉建芳

這是清明時節雲台山的早晨，霞光照耀，山風清冽，每一顆茶樹都濕漉漉的，每一片茶葉都掛着亮晶晶的露珠，每一個山崗都披滿了翠綠。當我的手指伸向綠葉叢中嫩嫩的茶莖時，清涼透心的感覺，瞬間由指尖直達心田。

這時候的茶山上，已經有人比我們更早到來在摘茶葉了。

他們都是附近的農民，最近的也要走五六里的山路才能趕到，遠的有十幾里的。他們自己帶好午飯，大都是一大鉢米飯，一小碗鹹菜，開水也不用帶，用雙手捧着路邊的溪水，喝幾口就解渴了，然後就躺在那初春時節的山坡上，把疲倦的身體交給綠油油暖洋洋的天地間，只休息一會兒又繼續幹活。一天下來，他們一人能摘到二十多斤茶葉，而我和哥哥合起來也就摘到十多斤。

一個星期很快就過去了，我和哥哥一共摘到五十多斤茶葉，共有五塊多錢的收入。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用雙手「摘」到的錢，父親用這些錢為我們兄弟幾個每人買了一個新書包。

在雲台山摘茶葉，成為了我人生中難以忘懷的一次經歷，雲台山也成為我心中藏滿了時代感和生活氣息的溫暖故土。

我第二次去雲台山時，是三十多年後，我回到老家，特地開着小車，僅用了二十多分鐘的車程，便來到了雲台山。

曾經步行兩個多小時的山路與現在二十多分鐘的車程，真是天差地別，令人心生萬千感慨。當年步步顛簸、跋山涉水的羊腸小徑，如今已化作平坦寬闊的盤山公路。

車窗外依舊是滿目青翠，五嶺的清風依舊吹着。一條新路，隔開了年少的艱辛歲月，鋪出了山鄉安穩富足的新生活。

茶山還是當年的茶山，只是眼前二千多畝的核心茶園及周邊九千多畝的茶園基地，比當年更壯觀。茶校的痕跡一點也沒有了，白牆黑瓦的大門前，掛着「定南縣雲台山生態林場」「省級無公害茶葉生產基地」「中國有機茶認證」等牌匾。

我用雙手撫摸一叢叢的茶葉，指尖彷彿還能觸到年少採茶時沾着晨露的茶芽，腳下的這片紅土地，依舊溫熱厚實，藏着歲月的深情與山鄉的變遷。

定南雲台山，青山不改，茶香綿長。



藝象尼德蘭

王加

上月二十五日在韓國釜山有件大事：我國「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在第四十八屆世界遺產大會上被成功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本次景德鎮的「申遺」成功，不僅是我國首個入選的產業遺產類世界遺產，也讓我國世界遺產總數增至六十一項，還填補了《世界遺產名錄》中「瓷」主題的空白。獲此喜訊，不由得百感交集。

在過去幾年深耕尼德蘭藝術史的過程中，已深刻了解到明青花瓷是該地域藝術史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若無明青花瓷強勢「登陸」，整個「低地國家」的藝術史將會出現無法填補的巨大缺失。因此，「景德鎮手工瓷業遺存」的申遺成功不僅是名正言順，且實至名歸。這類從我國景德鎮出口的藍白相間瓷器，不僅在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的價值堪比黃金，還在繪畫中不動聲色地「登堂入室」。它是「華麗靜物」（Pronkstilleven）題材中當之無愧的主角；還是促進「代爾夫特藍瓷」誕生的初始母版；更是「寓言畫」（Allegorie）中不可或缺的吸睛存在。就比如，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懸掛在馬德里普拉多博物館二層展區由兩位尼德蘭巨匠魯本斯爵士（Sir Peter Paul Rubens）和老揚·勃魯蓋爾（Jan Bruegel the Elder）強強聯合的著名寓言畫《五感》系列，明青花瓷便是《視覺》畫中的點睛之筆。

作為兩位尼德蘭大佬最成功的合作案例，《五感》中的每一幅都分工

極其明確：魯本斯專職人物造型、「老揚」則負責塑造環境和描摹細節。以《視覺》為例，畫中「唯二」的人物女神維納斯和小愛神邱比特均是前者親筆，餘下所有室內外空間的物品均由因擅長精確描摹各類事物質感而收穫「絲絨勃魯蓋爾」美譽的後者所為。身為首位用藝術品、樂器、科學儀器和軍事武器；融合大自然中的鮮花植物與飛禽走獸來表現人類五種感官寓言的畫家，老揚·勃魯蓋爾的藝術手法也在之後整個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被廣泛流傳。而將兩個神話人物「包裹」在室內的雕塑、畫作、金銀器皿、地球儀、望遠鏡等所有物品中，也象徵著視覺「肉眼可見」的世間美好。

事實上，畫作不僅代表着「寓言畫」的巔峰水準，更是同時代誕生的「畫中畫」表現形式的絕佳案例。正是這一時期，老揚·勃魯蓋爾和弗蘭肯家族（Francken Family）開創了呈現藏家私人收藏的「畫廊畫」（Garland Painting）主題。《視覺》中的邱比特正向維納斯展示一幅主題為《盲人復明》的宗教畫，暗喻在此寓言畫主題中生理



層面的「看見」。最右側聖母子主題的「花環畫」也是魯本斯和老揚·勃魯蓋爾的聯袂獨創：「魯爵爺」勾勒聖母子，百花齊放的外圈花環則留給「老揚」完成。在畫面陳列雕塑頭像的架子頂端還懸掛着魯本斯的名作《獵虎》……這種通過大量「畫中畫」形式暗喻視覺美感的操作為繪畫藝術對人類感官的無可替代性作了絕佳註解。

在畫面左側鋪着中東絲毯、堆砌着首飾櫃的桌子上還擺放着西屬尼德蘭阿爾伯特大公及其夫人伊莎貝拉·尤金娜的畫像。大公夫婦既是兩位畫家最重要的贊助人之一，也是《五感》的委託者。而在同一個桌子上，穿插着多個醒目的明萬曆年間青花瓷：大公夫婦前面擺着一個瓷碗、畫旁則靠着個膽瓶；最左側的櫃子上穿插着瓷盤和碗碟；而在維納斯頭頂上方的梳妝櫃頂端還擺着如同老揚·勃魯蓋爾簽名般的盛放瓶花。鑒於畫作完成的時間恰好是被命名為「克拉克瓷」的明萬曆青花瓷以外銷瓷的身份最初登陸尼德蘭不久，便被「老揚」在象徵視覺的寓言畫中作為屈指可數的珍貴舶來品入畫，明青花瓷在當時的價值與地位可見一斑。

隨著老揚·勃魯蓋爾也開始描繪獨立青花瓷瓶的靜物花卉，更預示着十七世紀尼德蘭地區「中國瓷器熱」風潮的興起。儘管「中國風」（Chinoiserie）一詞由法國人首創，但卻是明青花瓷最先在低地國家開啟了一場浩浩蕩蕩的「文化滲透」。

◀魯本斯和老揚·勃魯蓋爾聯合創作的寓言畫《五感》系列之《視覺》。作者供圖

「頭頂掠過一陣噪鵲的嘹亮」

——南翔散文集《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讀札



燈下集

陳澤宇

我是《陪百歲母親走過的路有多長》（下稱《陪母親》）的最早讀者之一。這麼說，不僅因這本装帧大方雅緻的香港三聯版散文集由南翔簽名親賜，到手時餘溫尚在，還與我更早的一次組稿有關。去年此時，承蒙南翔信任，將此篇散文發我，轉與翟文鉞教授並由《時代文學》雜誌社刊發。南翔微信留言：「澤宇好！這一段在家照顧剛出院不久的過百歲的老母親，寫了一篇萬餘字的散文，是經歷，也是心路，會比寫其他東西更具獨特性。」最初我並未特別留意，生老病厄，人間苦楚已是常人筆下常見之事，何尋新思？加之我的工作易陷雜亂，稍有紛擾就忘卻前事，那會兒剛巧某一急且繁的任務突至，於是這篇散文便被擱置電腦桌面了。

直到再次打開文檔。我本想快速瀏覽一遍，首段還沒讀畢，就知道先前的

浮想錯了。人生海海，文章海海，真正能擁有力量的，不是山嶽巍峨般語詞之大，而是「常」與「變」的多面，與「我」相關的那份持有。去年的那個夏日，我逐字讀着，從傍晚的雲霓坐到天邊的藍調。

不是這篇散文寫了驚天動地之事，恰恰相反，它寫的是人世間最不起眼的晚年。一根胃管的粗細、一片尿不濕的淨重、一種壓瘡噴膠護理最好如是者三……胃管會在碰觸中滑落，代謝紊亂後體內的水在看不見的地方聚攏，無法完成的「三次」喻示着母親逐漸喪失了從「一」到「多」的可能。南翔寫的是一個百歲老人日漸萎縮的身體，和她兒子日復一日的、永無止境的照料。這些事太瑣碎了，瑣碎到任何一個照護過失能老人的人都不會覺得新鮮，又瑣碎到任何一個沒有照護經驗的人都難以真正

理解。可是南翔那麼精準，那麼克制，以至於閱讀時我分明能辨認出他瘦瘦的身形，那個在內科住院部高樓上的男人望着窗外新洲路逶迤的車流「灑落一大片炫目的紅燈」，又低頭在紙上標註下老人一天的入量和出量：藥量三十毫升，蛋羹一百五十毫升，清水沖胃管三十毫升，尿不濕的淨重是一百克，換下的毛重是二百一十五克……

這些數字，在常人眼裏毫無意義；在照護者眼裏，在南翔的心中，已然是那段時間母親生命的全部刻度。當下，作為最具公共性的文體，散文所面臨的首要困境是抒情過剩而及物不足。「子欲養而親不待」式的情緒宣洩成了眾多寫作者面對親人衰老、疾病與死亡時的必然選擇，這樣寫並非不「真」，但由於自動書寫的文化程式，使得相似的文字顯得不那麼「善」了。試問，倘若散

文滑過了具體經驗，直達意義與倫理觀念的終端，那麼，那些泥濘的、混沌的、不可言說的散化之文，又從何處可覓呢？也因此，《陪母親》避開了上述的散文之弊，最耐人尋味的敘事選擇，是第三人稱的使用。「此時此刻，他立在這兒已半個月了。自從母親入住該院老年特診科，他每天一早打車過來，送一個蛋羹給母親……」人稱的間離化，讓讀者似乎在觀看他者的故事，卻又無時不意識到那就是作者本人。在此意義上，《陪母親》是孝文化的當代註腳，照護倫理的臨床記錄，更是一種具有代償性的情感經驗。當個體無法直接承受或暫時不願直面自身經驗的重量時，語言的第三人稱便可視為將切膚之痛「對象化」的策略。這無疑是有效的，也透露出寫作者的自省。

除了《陪母親》外，集中《父親後

來的日子》《憶哥哥》《何人若雪》《漸行漸遠綠皮車》等作品同樣蘊藉深厚，亦可逐一細讀。我讀來尤為親切的，還有憶汪曾祺《先生猶是老孩提》一篇，南翔從一次汪曾祺的畫展寫起，提到汪老的畫風不在「技法」，而在「趣味」，可謂深得汪老三昧。與汪老擅寫短篇彷彿，南翔近年來的創作也多以「說短」取勝，頗得前輩韻致。集中收錄的「談藝」與「創作談」兩輯，包括了作者小說集《伯爵貓》在內名篇的夫子自道，相信熱愛南翔的讀者朋友們可以經由這些篇什，再次感受到為何他的短篇小說可以「雋永」，又能「迷人」。

《陪母親》寫到最後，南翔也用一處雋永迷人的場景貫穿作結：母子二人在一朵茉莉的香氣中抵達了杜甫「繁枝嫩蕊共此時」的境地。飽嘗艱辛的母親最後一次聞到了人間的芬芳，此時她的「頭頂掠過一陣噪鵲的嘹亮」。在我的這篇短札將要結尾時，再也找不到比這句話更深摯的句子了。